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宋紀六十四

庚戌一年

高宗五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春正月甲辰帝舟居于海乙巳金

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丙午帝次

台州章安鎮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丁巳

婁宿陷陝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

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

彥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

武進薛應



之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
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
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
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旣而食盡告急于浚
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
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
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宿竒其才誘啗百端彥
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
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彥仙
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初名孝忠靖康初李綱宣撫兩

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
去易名彥仙旣出效用在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未
嘗敗衄至是力竭無援以身殉國己未金人陷明
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外舶擊却之
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戊辰滕
康劉珏罷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任事使太后
涉險爲敵人追迫故也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
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
故事或因或革咸聽折衷二月甲戌朔河北盜酈

瓊降于劉光世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
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
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
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爲楚州安撫使乙亥以盧
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旣破江西諸郡乃
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
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
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丁亥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
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庚寅帝

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竊惟金
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
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
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
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
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
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
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
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
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

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

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杜克之援者

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柎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鎖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

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爲之
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
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
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
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爨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
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
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
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
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

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
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
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邪
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
難解紛而使民安業矣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
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
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
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害江
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

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

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

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况此曹平時厭飫於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

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辛卯金人陷秀州甲午鼎州民鍾相作亂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率

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乙未杜克罷丙申以金兵退肆赦 李成入舒州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 二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去甲寅帝謂輔臣曰隆祐太后朕初不識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國家多難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朕何以堪當亟奉迎以慰朕懷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如虔州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

駐海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二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擒兀术之婿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龐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术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奔竄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之兀

木引還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
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
綆貫大鉤授徒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角爲
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
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
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
欲射之兀術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
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
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

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術然之刑白馬以
祭天及天霽風止兀術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
海舟無風不能動兀術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
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
以身免奔還鎮江兀術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
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
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辛酉御舟發温州前軍將
楊勅叛戊辰孔彥舟獲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
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己巳戚方陷廣德軍
夏四月癸酉以江西州縣兵盜殘破蠲民夏稅戊

寅金婁宿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离喝懼而泣婁宿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州尋升越州爲紹興府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呂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權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等見之 戊戌賑明州被兵民家

已亥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制置使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术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在建康者聞兀术渡江而北大肆焚掠執李柷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柷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張守叅知政事趙鼎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王綯罷 癸亥詔中原淮南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 乙丑

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蠡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畀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連水軍劉位淦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

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
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
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
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
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楊鎮
撫使 戊辰命江浙州縣祭戰死兵民 金撻懶圍
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
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
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
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癸

酉貶周望連州安置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甲戌罷
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戊寅滁濠鎮撫使
劉位爲盜所殺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張浚罷
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
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
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
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
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
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
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

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戊申張浚獻黃金萬兩助軍用 乙卯金人將立劉豫徙二帝于韓州之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黎粟麵等獻二帝始知康王即皇帝位 以呂頤浩為建康大帥 庚申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諸將討戚方岳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

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宿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辛酉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

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
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叅知政事庚辰隆祐太后
至越州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
癸未盧益罷以桑仲爲襄鄧隨郢鎮撫使范宗尹
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九月甲辰
太上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戊申金立劉豫爲齊
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
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

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
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
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
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
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
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
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循子禮奉金正朔置丞
相以下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
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
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
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之凡爲位
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金人迫朱
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
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
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
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
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
也 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尹焞焞不從以兵恐

之焞遂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
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 光黃
鎮撫使吳玠棄城走以李成兼領光黃 丙辰金人
攻楚州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
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
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鄲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
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
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
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
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爲人木強不知書
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仇視金人所俘
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
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
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
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
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
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
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
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
用他徙已而婁宿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
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
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
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
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

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叅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

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乙未岳飛破金人于承州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以城附劉豫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

宋元通鑑卷之四
黨楊華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丙午岳飛棄秦州渡江先是飛戰于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大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劉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以致楚州爲金所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州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渡百姓于沙上下未金人犯秦州飛退保江陰沙上 以秦檜

爲禮部尚書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 戊申金人陷涇原經畧使劉錡退屯瓦亭金人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有復引金兵陷環慶 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丁巳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

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義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

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千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儒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濁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十二月壬辰金人掠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擊敗之殺

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惟輔涇州人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號忠烈是月定差役法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知講議乃爲定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一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旣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徃徃乞食于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五 辛亥一年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罪復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汪藻上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

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

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

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

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倦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

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

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
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
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
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
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
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
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
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

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
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
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
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
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且
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
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
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
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撫目前爲

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譎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

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

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

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人言如此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

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旣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

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主之於此數十州之
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
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
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
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
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
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
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
可以裁損者軍寧之員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
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

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
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
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
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
朝廷謂之真命令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
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
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
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
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
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

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

唐由是以亂古今一也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

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又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以李光爲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持顛爲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

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李成馬進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没 辛巳以秦檜叅知政事 三月張俊

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

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
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
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
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嚙枚
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
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
皆遁 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
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
兵于興化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
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

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
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
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
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
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
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
榮知泰州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
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
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
四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翰林學士

汪藻上謚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
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
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
也薦之尊名終而迷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
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箚之輝巍巍乎與帝德
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
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
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
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

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
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
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
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
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
不是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宥自
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
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
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是過也旣勲猷崇極
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

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潜剛克而與神爲謀
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
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
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
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
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基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
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
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

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即復明辟
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
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
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
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
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
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
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
功夙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

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從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覩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覩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癸卯作大宋中興玉寶 丙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

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詔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已丑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張浚

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粘沒喝既得陝西地悉與偽齊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辛丑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宣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丙午劉光世遣將喬仲福擊邵青于常熟為所敗 撻懶自宿遷北歸 癸亥范宗尹免宗尹有才

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曾污偽官且年少為相恐誤國事遂落職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棊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于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浚師復敗自是陝西漸失矣

戊辰張守等上紹興重脩敕令格式 癸酉復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

亦引疾辭去 戊寅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旣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

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剗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癸丑復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願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

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盜次之。蓋閩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以汪藻爲龍圖閣學士。知湖州。藻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藻。又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

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

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

數年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

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
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
炎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
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
以命藻史館既開脩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值
郡人投匭愬藻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
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
月乙丑李回罷己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
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
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令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
悉平庚午以孟庾叅知政事以季陵爲右文殿脩
撰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犴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
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
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
死力故能成功 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
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
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
摧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
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摧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
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開十
一月戊戌詔移蹕臨安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

路官田人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
庾爲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
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人辛丑詔續編太常因
革禮人庚戌富直柔罷人十二月丁丑以岳飛爲神
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人盜曹成陷道州成初
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
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
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人戊
寅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疇因言治平間彗出東
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
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
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
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
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
己丑起復吳玠爲鎮西軍節度使人金以陝西地界
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

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聞范汝

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

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

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

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

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脩造 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脩日曆 帝初御講殿自

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壬辰桑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 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與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本等初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闔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闔寺不聞於誓誥豈刁聞於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其一云是科葉顥亦爲名相 庚午以翰林學士翟汝文叅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比害政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願浩開府鎮江願浩
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
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
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於軍
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
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徙居汴豫
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

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閏月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
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
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覲
坐前知臨安府贓汙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丙午岳
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
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

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
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
州 乙卯劉光世聞父喪去特命起復 金以粘沒
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 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
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辛未育
太祖後子侁之子伯琮于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
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
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
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

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
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
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
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
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
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
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

張浚以劉子羽知

興元府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

師未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爲襄郢鎮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

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壬寅翟汝文罷汝文雖爲檜

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

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
邦彥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
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
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
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
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
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
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
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
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
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
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
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
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
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

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忠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旣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旣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

卧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

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周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

在已欲求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暎王昞王
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
諸裔土以禦魍魎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
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
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
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
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
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

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
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
凡三上遂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
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
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
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
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
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
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
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

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淞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

矣爲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爲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旣成則其上

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
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
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
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
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
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
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
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
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
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

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
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九月辛酉以彗見
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以予
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
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
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
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
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
無聞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
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

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
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
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
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
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今當議者有
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二所
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
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
寄名軍籍規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
以作士氣則軍政立矣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欽堅壁不動衆莫
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
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
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壬戌王倫還
自金倫旣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
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
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

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
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
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
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
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
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土國遣
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决
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
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
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
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
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
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劫
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
官祿享于溫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
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
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
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
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
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
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

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
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
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
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遂
罷提舉崇福宮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
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
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
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
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

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鶻鶻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鶻鶻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橫舉兵伐金復穎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

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鶻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鶻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橫舉兵伐金復穎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

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
焚積聚退保石泉撒离喝遂乘勝而進 辛未造渾
天儀 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
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 二月己丑權邦
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
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一年碌碌無所
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召知柳州
常同還朝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
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

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
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
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
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
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
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
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
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
遭讒謗竄竄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
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

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
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
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
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
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
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
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
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
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
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
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
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离喝遂入興元
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
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
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
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
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

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

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辛亥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甲子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主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瓌會兵討太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辛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庚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辛未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

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脩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願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

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戊午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
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願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願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願浩不能用 乙
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瓌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
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
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爲荆

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

也 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

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

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

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

屯武都 十二月己酉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

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

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
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
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 季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
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
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
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
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

等爲金國通問使 己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
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三月辛亥

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玠守和尚原
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
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
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
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
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
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
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
戰戰久璘軍少倦怠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
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

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
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
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
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
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
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叅知

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
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似法原赴
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
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
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
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
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
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
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卒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為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既而慕洵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 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
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

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敦遣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

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撫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

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
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
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
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 五月庚戌朔以岳飛
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
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
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
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丙子復選
宗室子伯玖育宮中 秋七月戊申以胡松年僉書
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
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
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
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
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
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
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
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旣去言者謂當國

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
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
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
所抑乃上䟽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
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
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
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

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
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
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
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
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
里之外乎 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
誼至雲中論李末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
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
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
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

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

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
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
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
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旣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
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
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

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叅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寔以興矣 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爲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猗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爲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秦檜以本中爲破和議嚙之 以沈與求叅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

宋史通鑑卷之二十一
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日抵吾鞭所嚮
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問官軍
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
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孛董敗亦擊敗金人手

天長之鴟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
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戊戌帝御舟發
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綦崇禮
拱制盛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
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
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
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見也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

宋元通鑑卷之二十一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公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邵伯溫卒伯溫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
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
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脩撰嘗表伯溫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
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
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臯徐

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爲見犯
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
也臯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
計 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
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
再使侍御史魏砮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
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
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
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
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

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
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
兀朮等旣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
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
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
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
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
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
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
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
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代晉以報殺之師諸
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
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
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
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
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
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
政旣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
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

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
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
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
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
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
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
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
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
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

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驛
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
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
於建康駐驛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朔營壁使粗成
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
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
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
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
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
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

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

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肩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

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

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

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
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
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
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
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
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
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
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
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

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
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
業中興如建大厦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
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
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
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
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
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下

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

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

招集流亡為殿最

奉奉之忠誠奏上盜賊服罪備 古語云東門外
 其盡凶惡亦思獻之請出封疆下城其愚直而厚其
 臣對言不熱其策於世難若今日無賤爵之類言於
 而計之耳昔曹太宗賈賤爵為類言始稱曰對下學
 春冰鼎蓋於大育為所放不可要其效備日之辯論
 人木不交流士民用相用命又論中興之資對下
 六者皆中興之業也願而對下故書長發昔今傳我
 卦至端之意也風事以觀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宋元通鑑

